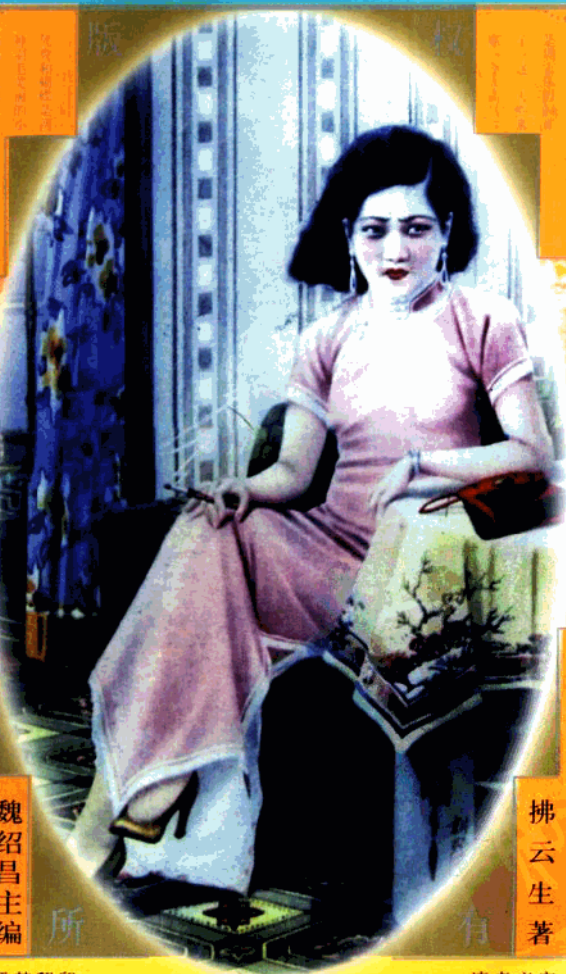


十里莺花梦

版



礼拜六小说

拂云生著

鸳鸯蝴蝶派

魏绍昌主编

所

有

严禁翻印

违者必究

春风文艺出版社

鸳鸯蝴蝶派·礼拜六小说

内 容 简 介

被称为“十里洋场”的旧上海，繁华绮丽，女子众美之云荟萃。一班阔少，富贵，有钱又有闲的导演、小报记者、编辑等，便整天泡在这柔荑、粉腮、香肩、酥胸之中。叫堂会，打茶围，开房间，听戏，捧角儿……把个十里洋场搅个沸沸扬扬。作者以轻倩微妙之笔，写出十里洋场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千奇百怪的现象。

目 录

十里莺花梦	拂云生
第 一 回 燕叱莺嗔雪泥留爪印 目听眉语风月误芳辰	5
第 二 回 缠头锦寄相思渴 罗宋花开色界天	12
第 三 回 望阵而逃古代衣冠误壮士 过门不入春宵凉月舞麒麟	21
第 四 回 电匣无情三更惊好梦 杨妃有胆八岁战村童	28
第 五 回 粉纸一张洋才惊捣果 烟枪三尺遗少会安天	37
第 六 回 胯下郎当须眉现妙相 帐中旖旎檀口吮朱痕	47
第 七 回 导演多情三杯白兰地 文人薄命九角小洋钱	57
第 八 回 罗袜风波红伶切切 梨园沧海名票谭谭	64
第 九 回 飞絮凄凉春梦冷 关山笳鼓戍人诗	73

第 十 回	两少争妍上下床分名士狗 三生有幸淋漓躬沐美人恩	80
第十一回	绣轡逐犇雷腿光可鉴 兰桡惊闪电唇味如饴	91
第十二回	客馆凄清鸳鸯待阙 湖波滟潋燕子双栖	101
第十三回	残夜分桃微茫楚梦 隔床让肉凄断吴娃	109
第十四回	雪水冰浆难为惹草客 凄风苦雨愁煞看花人	117
第十五回	艳香姑尊前认子恕不回炉 萧相国月下追韩信未开闸	127
第十六回	酥饼鸡腰越中传美味 稽山禹殿湖上话情魂	134
第十七回	翠阁琼楼潮来如箭 酒旗歌板人醉似棉	143
第十八回	白鸟丹沟光偷池畔 朱颜玄鬓掌落樽前	151
第十九回	挥尘谭龙卿胡薄命 悬崖勒马妾也飘零	161

第二十回 月上柳梢头花底乍逢何草草 欢来千里外人前相见莫依依	170
---	-----

附 录

严序	179
周序	180
吴序	181
韦序	182
张序	183
自序	185
题词	187
施跋	189
黄熟梅子	掣云生
卷头语	192
十六元	193
晦气面孔真挂味	195
秀才进科场	199
春云再展	201
房间游艺史的新纪录	204
孝思不匮的艺术家	209
先生对小姐	215
老三的阿斯	219

水晶宫	222
费仲尤浑进姐已	227
腿的工作	233
欲仙欲死	238
妙莲师太	242
交际字典中之一格	247
佛前低拜订来生	254
落花有意随流水	259
回单图书	266
王四爷帮忙	272
秋雨秋风愁煞人	277
双泪落君前	281
白锡包	287
说话一句头	291
血泪声声郎心莫挽	297
你忘了我吧	302
消魂之夕	306
忠实的配角	310

附 录

自 跋	314
编余赘言	魏绍昌 315

十里莺花梦

拂云生 著

第一回 她推进门去睁着桃花眼高高的叫了声汪



(本书插图系原版插图)

第一回

燕叱莺嗔雪泥留爪印 目听眉语风月误芳辰

在这十里洋场，一条清静宽阔的街上，有一所美轮美奂灿烂庄严的女学堂，高巍巍矗立空际。这当儿约摸是马路上电灯试光的时候，学堂内一口古色古香的吊钟，清微澹远的响了一阵，登时便散出一群惊红骇绿的女学生来。有的手挽手儿，头碰头儿，做出亲密的样子；有的将这春葱般的柔荑，放在她血也似红的樱唇上，嘬的一声，飞上一吻，表示“明儿见”的意思。一时门口车辚辚、马萧萧，热闹了一阵子，把这一群民国主人翁载的风流云散。

单单剩下一位小姑娘，疏疏打着几根刘海，鹅蛋脸儿，窄窄身材，穿件阴丹士林布旗袍，腋下挟了个薄薄的书包，站在阶石上，远远的盼望，轻轮顿着她那黑漆绣花皮鞋，现出焦躁的样子。好一会仿佛有些不耐烦了，檀口中低低的咕哝了一句，趑转身将腋下书包提在手中，一荡一荡慢条斯理的逛过几条马路，向一条窄窄的满挂着丝袜短衫裤的弄堂钻了进去。迎头看见一位年高硕望的元绪公，曳辆三湾头水月电灯包车龟行鹤步着踱了过来。瞥眼瞟着这位小姑娘脱口咦了一声道：“三小姐，倒回来了，我本说该是时候了，都是阿姨说早着咧！”三小姐瞪了他一眼，也不理会，三脚两步，跨进自己房间，早有个俊俏玲珑的小大姐迎了上来道：“三阿姨今天读了点什么？‘一尺浪威’学全了没有？”三小姐摇了摇头道：“不要说起，两礼拜不去，想不到教我们这班的老太婆已经进天堂去了，代课的是一个红毛鬼，手背上的毛生得比头发还要密，一根一根足有自来火梗子粗细。”那个小大姐听到这里忍不住扑哧一笑，三小姐接着道：“人家懊恼煞，你到笑得落，毛粗毛细本来不关我事，你不晓得那红毛鬼身上一股十恶不赦的骚气，那才叫人难受，我远远闻着只是将绢帕儿掩着鼻头，轻易不敢透口大气，偏是那促狭断命红毛鬼，忽的叫我跑上去，指着黑板上一行外国字叫我读，他那只断命手不举时还好，这一举，阿宝呀，一阵狐骚夹着羊骚臭，兜底的喷了出来，我一

个恶心险些不把‘四时春’的一碗火鸡面呕了出来，下一回，我是再也不去上什么断命课了。”

阿宝用手在鼻子上边拂了几拂道：“给你这一说我倒仿佛也闻着这们一股味道，要么是你身上带了来的。”三小姐啐了一口道：“放你的屁，替我端正揩面水吧，一会儿堂差要上市了，七小姐有电话来过么？”阿宝一面端水，一面答道：“有的，她说叫你等一等，她傍夜快来看你哩。”三小姐点点头，一扭身脱了阴丹士林布旗袍，将硬邦邦高及耳根的纺绸短衫领解放了开来，拿芝兰肥皂上三下四的擦了一阵，抹干了，搽点蜜糖打底，厚厚的糊上一层粉，便仰着头不动。阿宝早呼着一根茄力克递了过来，三小姐也不动手，只微微将上下两片嘴唇分开一线，阿宝轻轻的塞了进去，三小姐便闭着眼呼了几口，忽的问道：“小裁缝那件法兰绒旗袍得了吗？”阿宝应道：“送来一会了，今儿穿吗？”三小姐点点头，阿宝开橱捧出一件黑地红花的衣服来，三小姐放下烟，绞了把手巾，将面上的粉揩个干净，然后重施脂粉，漫点朱唇，着意端详，徘徊揽镜，总算把日常的重要功课敷衍过去。接着换罗袜，试新衣，刚刚忙定，房外的堂翁早已赵钱孙李喊了起来。三小姐皱着眉头道：“断命阿七怎还不来。”话言未了，吉阁吉阁一阵皮鞋声，跳进一位矮敦敦的美人来，只一扑扑到三小姐身上，搂着脖子咬耳朵道：“怎么样，那面有回音没有？”三小姐瞟了她一眼，摇摇头。七小姐低低道：“昨天你去看吗？”三小姐又摇摇头道：“没有。”七小姐轻轻在她司泼灵丰臀上拧了一把道：“懋大要紧关子怎好脱一天班，快点打电话去定位子吧，回头园子里见。”七小姐说着，吉阁吉阁跳了出去。三小姐果然叫阿宝到风月舞台去定了两个位子，自己便踏上包车，按着路由单像大出丧般向几月中西菜馆华洋旅社一家一家兜去，兜到北冰洋菜馆，见局票写的姓汪。她一想，我并没有姓汪的客人，又是哪个丹阳朋友叫打样堂差。一路没好气，寻着房间，推门进去，竖起了柳叶眉圆睁着桃花眼，高高叫了声：“汪。”一房间黑压压坐了近十个人，眼睁睁打量着她，却没人应卯。内中有一个秃顶的瘦子开口道：“姓什么？”三小姐道：“汪。”那瘦子装作不听见，一手掩在耳朵后面，再问一声。三小姐暗想，你们又不都是聋子，简直是有心寻你娘的开心，越想越恨不由得提高了嗓子一连声说了三声：“汪、汪、汪”这一阵笑声，恍如春雷迸发，竟是动地惊天，有几个笑的坐在桌子上，头发浸在来路牛尾汤里也不觉得，兀的喘不过气来。三小姐又羞又急又恼霍地扭转娇躯打算回去，叫

一队虾兵蟹将，闹他个落花流水，不防那堆人里忽地跳出一个戴眼镜的大个子来，拦住门笑嘻嘻的道：“三阿姊，长远不见了，跟你闹着玩的，千万别生气，来来来今儿老章替你三阿姊做个媒，保管你称心满意，我们这位汪大少，是一等一，有良心的小标脸儿。”边说边拉将三小姐送到一位少年身旁来。

三小姐一面打腹稿，怎的狠狠发作几句，一面用那双勾魂摄魄的秋波，打量这位汪大少，只见他雪白的庞儿，乌黑的眼珠，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穿件品蓝软绸的秃龙袍子，两眼盯定了自己，似笑非笑的一来把三小姐一肚皮的相骂经笑的不知哪里去了。西崽搬过椅子，三小姐软软的坐了下来，顺手在章大个子肩上拍了一下道：“断命章博士一定是你这断命大块头出的主意，寻开心也没有这种寻法，真正光火得来。”章博士忍住笑道：“不怪我们寻开心，只怪这位断命汪大少姓得促狭。”正说到这里香风冉冉，瑞气氤氲，又送进一位美人来，站在章博士身后，轻舒皓腕，慢擎柔荑，手起掌落，啪的一声，章博士的面上顿时淡淡的起了四条绯红指影，接着格格笑骂道：“断命章博士，别人家的姓与你什么相干？”喜得三小姐只合掌念佛。章博士跳了起来道：“前世的晚娘，下一回可否手下留情。”醒里醒醒的手不问青红皂白那美人凤眼微睁咄咄的又是一巴掌道：“断命人，醒醒手便怎么样？”章博士双手捧着脸，苦笑道：“已经这两天交易清，晚娘呀，修修白板吧。”那美人愈加不依，死命扳去章博士的手，要玩个三元及第。三小姐从旁劝着道：“四阿姐，看在我妹子薄面，饶他一记，下转一淘打罢自己也手酸的。”那四小姐依言收兵，章博士向汪大少吐舌头道：“池中都是替你做媒做出一顿生活，亏了我们这位莺莺三阿姐，虽不见情，到底阿四老姘头有良心，请我大吃蹄胖。”阿四重重的在章博士长衫里面拧了一把道：“谢媒人是七十二只蹄胖，今天只吃了些零头，你慢慢一天天数着吃吧。”章博士被她拧得十分凄惨，苦着脸道：“你怎么动起手来，记记用足吃奶的劲，到比打偷鸡贼都狠，我倒底不是真偷鸡贼啊。”阿四倏的把手又举了起来，章博士慌忙喊着道：“晚娘好婆，下次不敢了。”莺莺老三撇着嘴道：“有本事硬到底。”章博士摇头道：“那是要藏到死了。”一房间的人呵呵狂笑，汪池中座右一个长下巴长的像张义的令堂太太模样的人悄悄问池中道：“那个风骚泼辣的阿四叫什么？”池中道：“水上飘，怎样。”那人道：“眼风十分佳妙。”池中嚷道：“章博士，瑞亚兄十分赏识你这位贵相知，可否割爱一转。”瑞臣

两手乱摇，没口喊谣言谣言。章博士兜头一揖道：“兄弟这两片面皮正有露骨之虑，久思觅一换班的短工，而不可得，难得老兄大发慈悲，义薄云天，感铭骨髓，来来来，这位是水上飘四小姐，海上的红先生，这位是黎瑞臣四少爷龚云甫老板的嫡传徒弟。”

大家听得章博士说黎瑞臣是龚云甫的徒弟，同时再将他那副慈祥恺悌的一张老旦脸一端详，不由的笑不可仰。水上飘也就讪讪地转了过去。那瑞臣却两颊飞红，心里糊糊涂涂自觉是非只为多开口，在烟罐子里抽了一支烟，递给水上飘，便默然不语。池中笑嘻嘻道：“四阿姐，摆点工夫出来，人家专为你三记出手，才转的堂差，你如珍藏什袭不是太看不起我们黎四少吗？”黎瑞臣瞪了他一眼忙辩道：“四阿姐莫听他瞎说，我是头一个堂差，就是想吃生活，也够不上这个资格啊。”水上飘笑道：“便当煞格，有什么资格不资格，你想吃，就当场奉送，不取分文。”边说边举起手，啪的一记，打得瑞臣跳了起来，又不好发作，一副尴尬面孔，连连瞪着池中。池中料不到说做就做，真的当场出彩，也觉有点不好意思，低头自顾吃菜。只觉得身后伸过一只手来，拍拍他的大腿道：“你这个人才来，借刀杀人可好意思？”池中见是莺莺对他一笑。莺莺附耳低低的道：“水上飘专门欢喜打耳光，总有一天打出祸来。大少爷花钱叫条子寻开心。这样动手动脚算什么道理？”池中看了她一眼道：“你的话说到我心眼儿里头来了。可是像你这样温文秀丽的人，有几个呢？”莺莺蹙着他抿嘴笑道：“汪大少包涵点，我是老实人不会说话的，我转堂差去了，明儿来叫吧。”池中点点头，莺莺又对章博士打了个招呼，便窈窕窈窕走下楼来。看手表上是九点一刻，便对车夫说：“阿水根呀。”风月舞台阿水根怔了一怔道：“还有大加利三个堂差啊。”莺莺皱着眉道：“不高兴去了，便去也要脱的。”阿水根不敢违拗拉着到风月舞台。

案目荣麟早接了上来哈着腰道：“三小姐，宝钗七小姐早来了，刚刚打电话到生意上催你去的。”又低低的道：“云老板也快上场了。”莺莺笑吟道：“晓得了，多说多话，回头我生意上来一趟记得吗？”荣麟诺诺连声，领她到第三排入坐。宝钗接着埋怨道：“你真是烂屁股，是哪一个窝心堂差坐的这么长远，一回他就上场了，生意上连打了两个电话去，真真皇帝不急急煞太监。”莺莺一笑道：“天天看这本戏他几点钟上场，我早算定了，不会误的。今天在北冰洋见着一个姓汪的人物倒很大方。”宝钗道：“是第一个堂差吗？”莺莺点点头。宝钗问可有人介绍？莺莺道：“章湖山。”宝钗道：“可是交易

所里的章大块头，大家叫他倡门博士的吗？”莺莺道：“不错，你看小云要出场了。”宝钗朝她面上相了相道：“快点揩揩鼻头呀。”莺莺给她提醒，赶紧抓过百宝囊扯了两张粉纸擦了又抹，抹了又揩。那时小锣微敲，琴声嘹亮，那个莺莺心目中的张生风月舞台的台柱云梦襄老板，已满头珠翠，仪态万方，一步一步的飘了出来。台下一阵彩声。宝钗碰碰莺莺的腿道：“看呀，小云的眼风不时溜到你身上快回眼风啊。”这时莺莺和触电般浑身微战，一颗心怦怦不住的跳，顿时使出她老阿姨子夜密传的一身解数来，两下眼去眉来，好不有趣。偏是那不做美的场子排定了，这时候云老板非下场不可，真真伤心刻骨。莺莺眼送他冉冉而没，方把特别紧张的眉毛眼睛松了下来。宝钗凑过头来道：“却也奇怪，看小云台上的情景再说同你没有意思，说给死人听都不见得相信，怎你三番四次约他，他又拿乔不来呢？”莺莺拈了片又黑又硬的鸭肫干往嘴里送道：“回头荣麟到我生意上去，我再来讨个实信，也许有人霸住了他。”宝钗嗤的一声笑道：“他们这种人管得住吗？单看同小云搭挡的应凤凰，饶怜秋老四，这们管头管脚，黄包车盯得牢，他还有本事租了三处小房子，新近怜秋搜着了一处，是一个千金小姐女学生和应凤凰租的，却小孩子已经周岁了，你想他们这种人要出起花头来，女人还觉得着吗？我看是八成儿你的人情没有送到刀口吧？”莺莺怔了怔道：“这也难说，回头见了荣麟相机行事吧？”俩人嘁嘁喳喳谈了一阵子，小云又上了几场，莺莺晓得以下没有他的戏了便拉了宝钗挽臂而出。

宝钗自回生意上，莺莺闷闷的到了家里，只见阿宝迎了上来道：“有人茶围哩。”莺莺皱眉道：“这早晚还有人茶围？”掀帘进房，原来是章博士、汪池中和黎瑞臣三个。章博士从烟盘上跳了起来道：“啊呀，只怕有心人，果然给我们等着了。你是北新泾还是宝山县的堂差？出得这么久，汪大少几次要走，都是我给你拦着，我这么赤胆忠心的媒人伯伯，看你将来怎样谢我。”莺莺盈盈一笑道：“有数目的，过一天我来做个小东，请汪大少和你吃便夜饭，敬你三杯酒，总咽得落了。”沙发上的黎瑞臣微微的叹了口气，池中哈哈笑道：“三阿姊，你怎么拣佛烧香忘了一位吊金龟的老旦呢。”莺莺忙道：“你别忙，一个个请过来哩。黎四少你是千万要赏光的，有媒必须有证，对不对？不过委曲点。”章博士连声喊十分凄惨，给莺莺拍了一下。瑞臣噙着嘴道：“来倒想来，只是怕湖山兄再叫水上飘，又要害我两片厚面皮有左右逢源之苦了。”湖山忙说不生问题，耳光事大，堂差事小，尽由阁下斟酌。

正说着，房门口有人喊喊喳喳讲话，莺莺心中有事，赶出去看时，正是风月舞台的案目荣麟。莺莺努努嘴，要他客堂间里等一等，里面池中嚷道：“章博士，时候不早，我们散吧。”莺莺赶进去挽着池中的手道：“什么要紧，吃点点心再去，你们爱吃什么，致美斋近得很。”池中笑道：“不客气，从今认得这个房间，我们是要长长的来往呢。”章博士插嘴道：“我们三阿姊就是一个爽字，无论什么事情，再爽气慷慨也没有。”莺莺点头道：“湖山是老朋友了，他最晓得我的脾气，我就看不惯目前一班鬼头鬼脑的先生，做手专在茄力克白兰地上拨算珠子。”章湖山拍着大腿道：“着啊，我们三阿姐这人只要对了劲，她是再爽不过，你无论要她什么东西，只要汪大少开得出口，她嘴里不作兴打一个疙瘩。”莺莺笑指着湖山骂道：“你好，说说又嵌小铜钿，贱骨头只配水上飘，老四一见就敲，才伏伏帖帖。”湖山涎着脸道：“你怎么舍不得打我呢？”池中推了他一把道：“走吧，留些精神去敷衍女博士。”瑞臣耸肩道：“湖山兄，看你大有非吃耳光不乐之意，我实在有些汗毛凛凛，未敢再附骥尾。”博士呵呵笑道：“也好，比处女新婚，初挨当然以为痛苦，慢慢的也就挨便当了。”

瑞臣撑不住一路笑了出来，踏出房槛，只见门外候的冲进两个全副武装的西捕来，三人吓了一跳。再看，后面一个粉面朱唇的少年，挺着胸大踏步走上楼去。少年身后又跟了两位西捕。客堂中几只六索霎时站立起来抢着去按铃。瑞臣等他们走过，吐吐舌头道：“这个气派不小，湖山你是倡门之花，总该晓得这少年的姓氏。”湖山摇摇头道：“三阿姊这是做楼上姐己的吗？你总认得。”莺莺道不是的，这人我也是头一转看见，作兴姐己客人的朋友。”湖山点点头说明儿见吧，拉着俩人去了。莺莺送过便向荣麟招招手叫到房内问怎么样？荣麟一手靠在红木台上，贼秃嘻嘻的道：“我方才又上后台去的，你三小姐的事情，就是我荣麟的事情，有个不尽力帮忙吗？云老板也说久慕你三小姐大名，多久想过来拜望，一来接连排本戏，分不开身，二来云老板心上正为一桩事不得劲儿，所以一时的就搁了下来。”三小姐见荣麟说到这里煞车煞停了，好比说书的卖关子比不听都难过，忙问什么事情？不得劲儿你说呀？吞吞吐吐的就不晓得人家心里……三小姐说到这里，自觉碍口。荣麟怎忍让三小姐吃螺蛳，忙接口道：“说出来也是笑活，你当什么事，就为现在这本戏不是云老板饰的东宫，还有李玉瑶李老板饰的西宫吗？李老板不晓得哪里来的钱，特地为这出戏新制了件湘绣平金蟒袍，云老板这件还是三